

# 別樣情懷，別樣天

◎馬靖

坦白地說我不是一個稱職的家庭主婦，為此長久以來真的感到很慚愧，可我又改不掉往日的習慣：利用孩子們每天兩個多小時的午睡時間，像別的女人一樣，盡情流露賢妻良母的美德，把家裡收拾得乾乾淨淨，把廚房擦洗的一塵不染，把家人的衣服熨的有棱有角，完全一副勤勞持家的能手，讓賺錢養家的先生歸來倍感賞心悅目。而我卻是趁著這清靜，捧起平時無暇顧及的小說愛不釋手，加入到書中主人翁的行列，和他們一起經歷蕩氣回腸或肝腸欲斷如詩如畫的人生。所以我的家裡永遠是玩具漫天飛，書本到處丟，熨衣板上總是堆著皺巴巴的衣服……就像剛剛發生過戰爭一樣。試過整理幾次，但等兩個小傢伙一覺醒來吃飽喝足，精力充沛的像鬥士，你追我打雞飛狗跳，一刻鐘不到，又恢復了原來的殘樣。曾經呵斥責罵甚至挨打，但一點也不見效，生長在西方國家接受西方教育的先生心疼他的兒子，認為他們挨罵甚至挨打實在冤枉，正是貪玩的年紀，大人為什麼不玩不瘋？他情願家裡亂七八糟也不願讓愛兒受委屈，泯滅他們的童真，既然我不但有藉口還有下台階，何樂而不為？於是樂得清閑，逍遙自在，盡情在書海裡暢游。

這是個冷清的午後，暖暖的爐火烤的我睡眼惺忪，手中的書載著一個充滿悲歡離合的愛情故事。合上書後順手在CD機上播放一首懷

舊金曲，此時此刻獨自靜坐思緒好像回到了從前，我忘記了目前的身位，庸懶地將自己倦縮在沙發裡，眼目所到之處是那方在寒風中瑟瑟發抖的花園，夏日裡高大參天，枝葉茂盛能覆蓋住整個花園的楓樹，如今卻光禿禿的斜插在半空，橫七豎八的枯枝敗條無奈的在風中搖曳，一如風燭殘年的老人盡顯淒苦之情。一連幾天的寒霜厚厚的堆極著，不曾有一絲溶化的跡象，毫不留情的冰封著大地。看著如此蒼涼憔悴的花園，想著不知有多少大自然的生靈在這無情的殺戮中失去生命，兩行清淚滑落下來……這時的淚流的是那樣無拘無束無憂無慮：不必擔心先生看到憐惜自責或不知所措；不必擔心朋友們看到了猜疑低語或問東問西；不必擔心稚兒看到了天真的嘲笑媽媽：這麼大了還哭鼻子。一任淚水悄悄的流，釋放著我不能述說莫名其妙的傷感情懷，是那樣的舒暢輕鬆。我明白了多愁善感的古人為何能對月垂淚，這實在是人生的另一種美妙境界啊！

不知何時兩歲多的兒子攀上沙發雙手環抱著我的頸項，悠閑的晃動著。噢，他已經會睡醒後不聲不響地下樓找媽媽，成長的痕跡根本不露聲色，我反轉雙臂緊緊抓住他的小手，輕輕揉搓著。忽然他掙脫右手指著窗外大聲說：「鴨子！鴨子！」我仔細一看，忍不住嘆喏一笑並糾正他：「不對，那是鴿子。」我不知道

是不是動物也因種類不同，或是也吃面包牛油緣故而長的特別肥大。見過一些蒼蠅長的像蜜蜂一樣大，所以我相信在孩子們眼裡，把憨態可掬，搖著肥胖身子在草地上覓食的灰鴿，說成是大笨鴨就一點也不奇怪。只一會兒又聽見兒子大叫：「企鵝寶寶，我要企鵝寶寶！」說著還縱身跳下沙發扑在玻璃門上，輪到我吃驚了，天！儘管這裡是冰天雪地，但還不至於能把北極珍稀動物也呼喚到我的農家小院吧？順著兒子的目光我慢慢看向高高的楓樹，這一看讓我笑得再次流出眼淚，原來枝桿上歇息著幾個面向我們且雄糾糾氣昂昂的花喜鵲，他們黑身白胸正享受著難得的一縷斜陽，那臃腫逗人的姿態，維妙維肖的相貌，誰說不是企鵝？我不但沉思：大人一看就知道的鴿子和喜鵲，孩子們卻能弄想天開，把它們豐富地聯想成鴨子企鵝，難倒真的是大人們更成熟嗎？

再看窗外，那縷最先被「企鵝」發現的斜陽正輕浴著鄰家的屋脊，把柔和的金色拋灑在花園裡。噢，你知道嗎？嚴霜在陽光下也會呈現出五彩繽紛的色澤，晶瑩剔透的玲瓏簡直能和皚皚白雪媲美。突然我看到了寒霜下的青草，只有它們，當所有綠色都屈服在大自然的威力之下不得不枯萎凋謝時，這從來不被人們注意更不被欣賞，只會被人們毫不吝惜地踐踏在腳下的小草，卻倔強的展現出勃勃的生機，無怨無悔的釋放著生命的碧綠。

終於，我的眼裡掠過了另一種感動，我的心裡跳起了另一種脈搏。那是對生命的尊重，對創造者的敬仰。